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目錄

太僕寺

卿

朱守仁　楊砥

趙昱　張詠

韓定　吳裕

宋琮　孫緒

李贊　邵銳

曾直　盛儀

毛渠　李舜臣

王鑑

少卿

金昉　陳楷

張九功　紀溫

都穆　史際

劉不息　馮應鳳

于鯨

寺丞

張遜業

南京太僕寺

卿

仲昌　張謙

胡鍔　田濡

周復俊　黃正色

少卿

李應禎　白思明

王韋　劉愻

山陰張汝懋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唐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

太僕寺

卿

太僕寺卿朱守仁傳　　實錄

朱守仁字元夫直隸徐州人幼有大志好讀書落落自豪視輩行嶄然爲所推捘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同知守舒城甲辰王師攻廬州守仁知天命有在舉城附大將徐達陛見　太祖嘉其朴茂無華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袁州初附命知郡事値郡治新設庶㸔未㑹守仁挺身

廉潔撫字有方始終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尚書尋改北平行省參政又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尋改知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以幹治聞起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奸伏微欻易煽守仁威令簡嚴鋤酷吏懲無良郡邑化之爭以惠利顯未及一考以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　上念漢僰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之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有

立草場節

強梗不馴者懲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及計績來
朝閭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見僉監
牧日蕃　太祖留心馬政以守仁舊臣練達特拜太
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
易泉滁州等處牧放馬匹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群克
舉職事息日啓處稍賞賚有所獻納無不俞受　上
詔省天下寺觀惟龍泉寺以守仁奏准留二僧看守
焉神廟遂守至今二十七年聽致仕永樂二年因朝
于京遇疾卒

太僕寺卿楊砥傳　實錄

奏請祀退揚雄進董仲舒

楊砥字大用山西澤州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言漢揚雄仕莽爲大夫劇秦美新之論取譏萬世董仲舒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子廟從祀有雄而無仲舒臣愚以爲退雄進仲舒庶合萬世公論　太祖皇帝從之陞湖廣左叅議建文時遣李景隆等攻圍北平城砥上言帝堯之德始於親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翦其附枝附枝盡而根本蹷矣爲齊黃輩所忌斥罷之　上即位起爲鴻臚寺卿丧父廬墓側者三年服闋陞爲

疏親放

禮部左侍郎坐巡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命簡閱北京郡縣馬匹陞太僕寺卿明年兼苑馬寺卿砥率厲僚屬凡孳牧之法與民之利病悉條奏行之馬大蕃息丁母喪賜鈔千錠命護喪歸葬哀毀致疾未至家而卒時十六年三月　上悼惜之遣官賜祭砥剛介勤敏居官有操守其孝行尤為人所稱云

太僕寺卿趙昱傳

實錄

趙昱交趾人以歸順爲太學生授光祿寺署正歷陞兵部員外郎太僕寺少卿景泰五年陞卿成化三年七月以年老乞致仕許之昱自陳遠人無所于歸乞賜常祿得給卿祿之半昱歷官四十餘年勤慎寡過頗好清致居京師至十三年卒賜祭葬如例

太僕寺卿張謙傳

實錄

張謙字孟弼應天府句容縣人先世謫戍貴州之赤水謙由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景泰中提督北畿學校天順丁丑調官南京苑陞河南按察司副使甲申召爲順天府尹累上疏請減征料以甦民困成化丙戌與巡按御史黃璣互相奏訐遂俱降職謙山東萊州府知府栗浙江常山縣丞謙居萊二年有治績復召爲太僕寺卿成化七年五月卒于官賜葬祭如例謙爲人矜持詳雅而篤於孝道歷官中外勤於政務克舉厥職時論多之

太僕寺卿張公諒傳　　陳鏻

張諒字孟弼句容人洪武初刹庠嘉瓜祖穀官獻之高廟親爲之贊史臣宋濂爲頌無何以弟殺恭得罪家宗山再徙赤水諒自幼慷慨有大志詣闕從長史劉仲珩學劉忠愍公來使至蜀一見知爲偉器日與講論大有進益宣德乙卯以禮經魁雲南鄉試正統己未登進士授行人丁內艱歸廬於墓所三年服闋巡四年茶寧禁行陝齋禮還朝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戊辰督理福建銀課時寇擾初平民物凋弊條奏閩發設策撫捕一方以寧景泰辛未監禮闈壬申考

淵推恩乞省父巳山先生于家明年巳山卒哀毀廬
于墓所三年朝夕悲號芝産墓傍人以爲孝感所致
丙子服闋奉勅提督北直隸學校訓迪有方士風丕
變天順丁丑例罷提學官乞調南京牧雲南道明年
陞河南副使巡歷南陽諸郡督屯田修河岸所至有
聲辛巳秋河溢汴城壞盜賊乘時侵掠親率民兵捕
捕悉寘于法成化改元召爲順天府尹風力峻整請
託不行屢疏減免買辦差科小民賴之自以多忤于
時上疏自劾乞歸不許丙戌與巡按御史黄𤣱訐奏
出守萊州時久旱祈雨輒應新郡學及東萊祠政聲

藉甚戊子召爲太僕寺卿盡心職務權近售馬求善
價者一無所許辛卯春以疾卒青谿倪公爲之立傳
稱其光宗顯親之孝有志必成殺敵爲之勇有行
必遂忠義許國之誠至老而弗渝至于今子孫克成
其家學云

太僕寺卿韓公定墓志　　周洪謨

公諱定字世安號靜菴廣平威縣人曾祖某洪武初從征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因家京師公生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八年精于業授鴻臚寺序班十四年隨駕親征景泰元年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兼備楷書陞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贈考妣如制天順改元考滿報計遷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　英廟實錄及大明一統志成以預有勞陞本司郎中提督四夷館事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誥命十三年史

館續資治通鑑成以預有勞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
年春陞本寺卿公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
躬視湯藥衣不解帶旣卒哀毁骨立依禮殯葬天性
儉約雖祿漸豐平居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
至於姻族鄉里有貧不能嫁喪不能葬凡窮獨無告
者則極力周恤無所吝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
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怠處僚寀以義待生徒以禮一
時入館習夷字者無不洞曉天順間 英宗皇帝詔
求通夷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公應詔入奏夷音譯字
之說 上悅賜寶鈔綵緞一 日造朝適曹卿反殺朝

臣公送難民舍適有火千户同避達旦亂定各散火被讐家誣執爲嚮導擬死罪臨刑訴言與公同避公力爭火遂得釋成化乙巳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九朝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事

太僕寺卿吳公裕神道碑　　　吳寬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訃遣官諭祭命有司造葬如制公諱裕字敬甫湖之揭陽人曾祖大訓祖璠皆不仕考冑以鄉貢士授廣西武緣縣學訓導後以公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妣袁氏封太恭人公幼穎悟踰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爲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業于多錄其文以藏壬辰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戸部貴州司主事旬餘丁武緣君

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差徐州皆敏而勤慎出納無滯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公在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勳司署郎中未幾遇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　今上御極召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重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附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怨謗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管武官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治因念母太恭人老于家

奏乞歸省既至侍養方樂而太恭人俄下世執喪盡
哀復入京以例須撫守制服闋復任己未始有太僕
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胡虜數入雲中
寇掠邊將議出師顧馬多病死奏乞甚急公日坐堂
上選閱至發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嘗
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
休致朝廷率勉留之已而疾劇竟卒辛酉四月十六
日也年五十九公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
對醉輒忘形素不尚奇詭之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
臣公爲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爲人矣

太僕寺卿宋琮傳　　實錄

太僕寺卿宋琮字廷用陝之隴西縣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歷陞吏科都給事中至太僕寺卿琮爲人篤實在言路時嘗有建白及官太僕尤究心馬政有可稱者弘治十二年七月卒于官賜祭葬如例

太僕寺卿沙溪孫公緒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緒字誠甫沙溪其別號也世為東海人曾大父元季避地來故城季子諱五者因占籍焉遂為故城人五生振富而尚義鄉郡賴之舉火嘗以歲荒焚券里中父老為相率立祠焉後以公貴封吏部主事贈文選員外郎母蘇氏累封太宜人成化甲午八月二日生公于前一日寢後忽產異花奇香襲人凡七月乃已公生而警敏異常五歲未能言嘗手書一貫字文選公見之喜屢試弗爽八歲出就外傳能賦詩十七入邑庠聲稱卓然弘治戊午試中鄉試第二明年

登己未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戶曹主事辛酉火篩入寇遣朝臣往禦公被簡改本兵爲參謀以行畫策售奇酌以權變總戎以下咸改容禮之是時許襄毅公爲戶侍每見公輒咨詢嘆賞事竣調稽勳主事鈞陽馬太宰深器重之癸亥丁外艱先是文選公病亟公欲終養再具疏弗獲請乃徹行歸省於私第數日還京將乞休而訃音至矣既免喪復除原官未幾轉員外郎考功文選郎中時逆瑾嘗械繫某御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者公過而惻然因詣瑾曲救得破械出浙江有禇知府者自知當免以在勢者爲之地而

懷金謁公公峻却之卒不以其事白諸人及轉太僕少卿迎蘇太宜人官邸戚赫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太宜人喜曰惟願終始不渝耳乙亥晉正卿時大司馬王德華交結錢寧勢頗張移文太僕語涉不遜公作書數之王引咎浙人胡潍者隸知印公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後舉乙酉鄉薦胡感知遇至以父事之舊例太僕供遞騾以千計歲久無用公上疏罷其役先是淮安鳳陽諸郡饑饉馬俱小弱公察其故咸與支給省費至於萬計民賴之不破產者千餘家至撫公之里有釀金設醮爲祈福者

南陵丞韓思義貪殘甚者公廷杖之而按以法思義甫權宦張雄凡與思義素者皆為之言雄亦托親信寇錦衣來致意皆不之答會思義以病死雄欲以故勘誣公而丁鳳劉愷於外助之乃繫御史臺閱月幸菴彭公力主邂逅律還職然乃矯報褫為民　今上龍飛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公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愧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母沒後築漢陰亭剪韭軒於陂東柳曲自署陂東居士跡入城市者歲不二三間招朋舊看壽度歲賞花賦詩

投壺對奕累日夜不倦禪序謂累若將終身當道多所論薦公生而美丰神頎身玉立鬚髯望之如畫重交游慎然諾與人語必倒衷曲至於疾邪惡佞則又毫髮莫之假借雖古之衆賢何以加焉然性慈恵雖草木雉兔魚蟲之細罔不注意欲其生遂音樂生平不飲乃勸人飲則又弗之厭也爲文響振漢魏雄視晉宋詩則冲淡含畜浸浸乎通大雅矣博及羣書天文地理老佛醫卜莫不洞究若乃國家儀文典禮則又無俟論也所著有沙溪稿四十卷無用閒談十二卷家乘族譜大學中庸放言易經新語陂史新論四

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各若干卷藏於家遂菴
公至評其作爲近代宗匠允哉嘉靖丁未十月十八
日卒是夕有巨星隕於巽隅其光如炬空中有聲如
雷其異如此年七十有四

太僕寺卿李贊傳　郡志

李贊字惟誠蕪湖人別號平軒少穎脫儕輩與弟貢並有聲舉成化庚子鄉試甲辰進士兄弟齊名人以爲美談授吏部文選主事轉考功員外郎精敏端慎爲冢宰王端毅公所知丁內艱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併入勢家而牧馬獨計丁口民坐是困司馬馬端肅公薦理之勾稽有法晝役民業中間補栽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今賴之尋改武選擢陝西布政司左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時逆瑾專橫矯故錢都御史家憐其非辜語輙泣下

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會吏部擬遷太
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
屨以致思賚性寛簡與人處洞見肺肝爲政平易未
嘗有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玦嘦類其
爲人草書遒勁人愛重之年六十卒于家

太僕寺卿邵銳傳　　實錄

太僕寺卿邵銳嘉靖十六年六月卒詔賜葬祭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康僖銳浙江仁和人由正德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調寧國府推官陞南京吏部主事禮部員外郎江西提學僉事福建提學副使湖廣右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至今官引疾歸銳質任自然不爲矯飾而言動必依于禮一時稱爲端士故官不過三品而卹典特厚云

太僕寺卿曾公直墓志　　羅洪先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武臣有恃寵撓法者嘗受賕遣詔改配軍人縛遣將爲御史趙鏜所劾復強辯逆旨下朝議衆以其嘗與大議又與戚里有連咸顧望三符曾公爲大理左少卿獨言罪當死得減爲幸何得復討其他數以語侵法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有甥張柱驕恣毆人死爲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球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　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

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爲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棊孤立無黨將以爲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交章論劾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巳而擢太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爲奸自劾致仕去自公去朝廷不聞以少卿廷爭忤衆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鄞縣三年鄞人愛之如父母久而不衰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巳巳起復補保定之新城

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分司通州滿考調刑部山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外郎明年甲戌轉署郎中忤閹銑引病去丁丑檄召補陝西司署郎中選都御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終　武宗之世不復再出辛巳　今上即位用薦者起爲肇慶知府丑錄己卯勤王功增俸一級丁亥擢福建按察司副使未上擢大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卿自入仕二十六年歷危陷險脆始遇矣然略不自知顧惜冀少進嗚呼是可以常情窺哉平生剛介寡合遇事直前不知畏忌勢軋利逸寧炊弗移當進士奉使歸日持律就叔父憲

使昴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讞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鄞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諸掾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篋公擇可信者出入袖中至鄞有所行能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明耶何自聞之摇手戒不可粗犯閹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無辜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盜狀多以野處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上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實爲二校不能迫鷹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內郡邑吏數遭捷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計其費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閹同事

禁索錢舟人籍諸軍陶覺月課闔人貲之張銳者主
東厰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法當罷銳百計
求免不聽且數詈銳銳怒甚代奏誣公入罪不容下
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密中人素以子
弟不與從征銜怨會土魯番用奸細寫亦虎仙計誣
澤激禍遂與縉紳忌功者搆獄陷澤公判虎仙反覆
變亂誣忠勤大臣法在必誅虎仙懼賄內外以計逐
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為大理庭爭為難矣是時
以郎署再抗衆怒病歸啜菽忍飢寒不知關說機利
妻孥相向日嗟歎若不聞也在肇慶六年政尚威廉

總督大臣數以撫猺之策問公公言非用圖成法自守互市法相詰猺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采用實擔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免蓋公之不屈得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門絕交同里罕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屬不樂與接偶過之終日相對噤不能曲出一語閒居聞脂韋婞婀者當食必置匕唾罵事關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喜讀書頃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星曆地理譜牒積歲覃研咸有著論堅特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鍜煉竄削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于家獨地理諸書

行世公名直字叔温號三符行一號惺惺叟世居吉水之竹山湖祖椿父惺以公貴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母周氏贈淑人公生成化丁亥八月卒嘉靖丁未十二月年八十有一

太僕寺卿蜀岡盛先生儀傳　　崔桐

蜀岡先生者揚之江都人也盛姓名儀字德章江都有蜀山故號蜀岡云先生襁褓中卽能記誦少長苦志績學不憚寒暑領弘治戊午鄉薦第六人乙丑登進士第先生於古今書無所不讀故于天下難易事亦無所不能爲觀政吏部時能抗逆瑾不爲致書家宰剛介之聲藉藉在人及主事禮曹數以外夷進貢事抑權倖王永又執奏不當加賞誘降夷人怒逆瑾銓曹以爲賢改監察御史劾天下不職吏若干人具奏民間利病若干條風稜棘棘無所忌避外補山東

僉事遷副使歷職幾十年有巨盜劉宸輩攻城邑殺
長吏勢甚劇先生募智將驍卒躬親矢石間多爲方
略斬首千餘級境內以寧後二年南河盜起復廷議
官軍入城支糧後不及事請遣官齎銀隨所在買糧
以給賊遂撲滅廼若問贓吏誅權猾寬疑獄埋侵漁
郵夫役凡可以興革者不難以身任之東滌之政一
時爲新服闕改雲南與屯政摘發諸衛侵冒糧銀吏
百餘人咸帖然輸服無稱寃者遷湖廣廉使久滯之
獄剖決如流守令雖遠在數千里悉廉其才否以公
舉刺時湖省多盜建議置僉事一人專督江防兼理

兵備一人駐長沙諸郡嗣是水陸無虞民歸德焉遷
本省左布政使會朝廷遣大臣取大木案僧徵夫一
省擾動先生請以買木羨餘代第願役民困稍蘇又
顯陵之役計費不貲逋貸粥內使崔文務在節省又
歲凶民飢人情洶洶逋錮負已責散儲拚貉所全活
者甚衆先是先生以入覲可否屬吏忤當衡久之始
遷太僕卿時甘肅用兵詔解馬二千匹給邊軍先生議
每郡四更解天事殺不擾又議置别庫以備虞貸無
何以不偶於俗被詒得閒住既以顯陵功詔致仕先
生性至孝友學術醇正嘗議定曾子廟制應詔陳言

講崇尚周朱釐正文體爲士論所韙居官勵志清白林居惟舊廬數椽足以容膝薄田數畝足以充虛愉愉焉著書授徒訓子力農不以爲窘也對客談論經史品題今昔人物亹亹不倦語及求田問舍事笑而不答每出城市雖閭閻鄙夫亦曰盛公來矣是吾鄉鴻儒學士稱志行端潔者必曰蜀岡先生後生小子稱經藝精到者必曰蜀岡先生嗟夫先生之學行才望有此所得亦多矣程之豈祿嘐嘐附于世道無所輕輕者賢不肖何如哉

太僕寺卿毛公墓志銘

徐階

公諱渠字公澤別號石溪東萊掖人也父紀以成化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人舉丁未進士累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簡母宫氏封一品夫人文簡生丈夫子六而公行第四其始就傅文簡則既顯矣然其往來師友之間徒步布衣不異寒素識者奇之嘉靖乙酉與仲兄戶部員外郎蹔同舉於鄉公名復第一明年并進士改庶吉士而文簡在內閣士大夫家言文獻之盛必以毛爲稱會時宰有不樂諸吉士者例補外公於是得工部

嘗膳主事戊子丁宜夫人憂辛卯復除虞衡主事未幾改禮部儀制主事　天子加恩典禮之臣賜大學衍義欽天記頌祖德詩各一帙癸巳遷精膳員外郎以詔恩進階奉直大夫封其配劉氏爲宜人甲午遷祠祭郎中當是時　天子方建　九廟及大內諸宮其儀文規度多出公盡已又奉　皇太后祗謁陵園有司以無故事相視駭愕公徐取古今諸禮參酌損益草其儀以上詔盡從之　莊肅皇后崩或謂宜殺其禮公獨請如制賴　天子明聖議以不奪皇史宬訖工詔加俸一等　九廟成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

東館壽以上　兩宮尊號賜彩幣己亥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黃辛丑遷太僕寺卿公生而習為文章其所歷官又皆不以錢穀刑名為職業及在太僕諸所釐革乃有老吏不能逮者故人謂公通才甲辰滿三載蔭子延清為國子生其秋省文簡於家踰年遂遭文簡喪初官夫人卒公實以歸省得盡其誠信于送死之事及是復然人咸嘆息以為孝感而公則以哀毀致疾終喪甫閱月遂不起丁未十月朔也年五十一耳公為人坦易弘博與人處委曲有情味至待昆弟宗族恩禮尤厚往予入翰林幸及事文簡其後

爲祭酒而公子鄉進士廷魁復來卒業因獲與公游長軀方面望之偉然竊以爲如公者其文章器量姑不論即其狀貌固世所謂福人也乃其位與壽僅止此悲夫

太僕寺卿李公舜臣墓志　　李開先

李氏出自嬴姓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裔孫徵以直道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墟食李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有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徙於章丘繡原村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鵲村余爲文竊願效唐荆川明暢熊南沙該博王遵巖委曲而詣古則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至半篇亦來急不待脫稿生前旣以文交君殆欲步

其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況可兼唐未能也愚谷最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同年無如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乏書余先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母病不能爲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卽聞致仕邸報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亟嘵然肆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鄉東郭辯不數語乃冠帶閑住矣家事絆不果會而愚谷於嘉靖已未正月八日長逝矣生弘治已未九月甲子纔一周耳文士未

大試壽筭不爲高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際
者也高祖諱仁美曾祖諱瑾祖超父鉞字大器脫籍
刀筆仕爲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寒暑因無庚死者
事具馬谿田崔後渠志表中司獄配曹蔡孟三氏生
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號愚
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言不忘正德巳巳從學
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語庚午還邑從蔣忠讀中庸
孟子辛未避寇復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
壬申復還邑邑西存有倪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
授尚書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

人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爲三帖入覆盂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從探之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之癸酉姚蔡卒甲戌隨父居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毋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明年巳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見所作雄奇無比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敬所石熊峯爲主考分考則禾嘉葉成規得思谷卷驚嘆以爲詞雄

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鍔超出筆墨畦徑之外若不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呂涇野王改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爲是令中書聲音洪亮者誦二卷其一乃姚明山泉遂定愚谷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敢易一字是榜號稱得人而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路中忽湧一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廷試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冒訛字移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鈔庫舊爲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

請之本科九峰孫公時爲大司徒令莆田林放環出此役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遠去也每會必問讀何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妥字意必面更之冬調吏部稽勳司主事大冢宰則白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獎進人士如不及其調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吏是務所以後各爲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封吏部稽勳司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丙戌正月父客歿愚谷扶輿歸葬未村文名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而者賻且送者人亦極盛見者不欲其盛惟以其中

節爲難也戊子秋起復補稽勳司已而陞驗封署員
外郎已丑秋調考功庚寅冬養病得請權貴相忌托
病而逃之耳癸巳赴部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陞浙
江司郎中盡心國計不以失清要而有慍色其與後
所排擠者蓋兩權貴也今之士惟文不蹈襲守不屈
撓者斯可貴也愚谷每憤文體如妝粉骷髏空態如
牽絲傀儡則其所作與其所自持可知也已當事者
承望權貴風旨將處以遠惡地王遵巖在文選力爭
之陞江西提學僉事此甲午年事也愚谷以學職適
人才所係江右爲文獻之邦考閱無時振作不倦去

留精審條教詳明士風丕變往惟留心好題無忌諱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爻書廢金縢顧命之篇禮廢雜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春秋廢雨雹日食地震山陵之災弑殺崩薨卒葬之書愚谷一切命題諸生始覩全經矣遠年如邵文莊蔡虛齋李崆峒近如汪青湖蘇舜澤蔡可泉與愚谷是皆提學江西之出色者也尋轉南京國子監司業與倫白山鄒東郭二祭酒同心一德廸敎育才監丞有纎悉冊簿士有登善簿助教學正錄授書有時典簿掌餼錢穀有考堂友長必推擇有行檢例以公聚事以實監規

嚴而可稱賢士之關矣無何乃轉尚寶司卿尚寶在南京爲散秩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銅符領把總巳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持令牌入五城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御但視其交承符牌無鈌而巳辰巳二刻卽可完事餘日得閉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精嚴難入巳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味使相爲用遂別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可使經文亂俗筆哉易詩書儀禮戴記左氏春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舛則質以篆隸與增廣韻旁

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丞戴龍山爲
僚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士夫淵藪財賦所出政治
所難凡不急事務無名徵費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
平物砥價彼都人士無弗稱善者自甲午爲提學至
此在外在南凡八年始乃還爲北太僕卿識與不識
咸稱慶以爲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廟災自陳未展
任而解職閑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
豈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居則在息菴
及息廬所著有戸部集符臺集夢虞詩集而五經字
義則成於閑居日詩似枯削而有古意文極精細而

得古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字亦不苟余嘗以書戲之曰君作原去皮存肉去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獨存其骨矣畢竟如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値文客在座讀之雖下余則朗誦如已作耳愚谷蒞官行法居鄉處人言語揖讓俱詳愼謹密至於關有司貪殘大臣進用或及匪人則義形辭色不少假借出而事業雖未盡然已可稱說處而崇祀立祠恤貧敦族自奉節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總情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為奇節也愚谷體厚且豐面白而闊善飲酒得痰疾口澀于

言足累於步累歛且不輟以至大故悲哉

太僕寺卿繼山王公鑑神道碑　王弘誨

公諱鑑字汝明別號繼山其先出宋文正公入國朝六世祖宏以人才爲浙江行省鹽運司判官始遷錫之三登里家焉至樂莘先生澤始以子貴封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樂莘二子長戶部員外郎召次廣東按察司僉事問問號仲山公父也配李宜人實生公早卒繼娶袁宜人公生而純齊有至性喜讀書不務他好仲山先生甚器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三試領己酉鄉薦與計偕再以病沮下第益奮發攻書至丙夜不休己未中禮部試會丁外艱馳歸山中弟子多

從之者又六年爲嘉靖乙丑始就廷對賜二甲進士出身公于次當得部署而是時柄銓者方徵州刺史多曡敗欲重其選於是武定州缺遂以公往始至下教勑曹掾曰若所不飾以寅緣爲姦利者有法在刺史所不自飾借脂膏自潤者神鑒如之諸曹掾唯唯莫敢犯法亡何郡伍伯以他事揭府帖恫喝諸掾吏氣張甚公廷詰之伍伯偃蹇出不遜語公怒叱曰若豈以守故嚇我邪吾視棄州豢如敝屣耳遂收之以狀白守守心不能平然卒無以中公公亦竟持不爲屈益自勵飭廉諸凡供帳鋪設贄會金錢之屬一切

罷去至於徵輸之羨胏石之鍰盡以需官庾不入私橐州故當南北孔道商車之筭歲可數千緡所報入不過十三四而州額取其餘自封公乃悉出羨金予貧民無業者令具牛種墾田自食嘗欲製一縞衣取市人束帛與之直浮錢千賈弗敢受公笑曰損上益下是吾心也庵之去其自持類如此先是州賦不時入上官動加呵責每勾較[illegible]胥恐則跳他郡自匿公爲定著程期科品賦稍稍[illegible]會當審戶則衆多務爲欺隱公先盡已廉得其腴[illegible]主名以次甲乙之毋敢下上者州大姓某嘗故僥[illegible]族人子勝貲前後盐州

者以其怙勢也嘗下則受徒與閭左之最豬者伍公曰奈何以貴人故骫法援筆署最上則其人伏謝而去已又以諸賦多名色頭緒綜雜苦于徵解乃設爲條編法每歲計受徵者幾何緩若急者各幾何類爲籍上之按籍以徵咸有次第民間舊當種馬歲芻牧無寧日遇當解多不中格則反于旁郡厚直買馬以應衆甚苦之公議停解馬第齎直以往故事解馬入京州長吏走箱簏通長安貴人訊訊必有朱提以先尺一所須悉箕斂於長賦者公慨然曰刺史即不治事安所事長安貴人屏不復用民甚便焉公于治不

取一切苛辦而當官行法無所依違一意與民除害
至於豪大家獨無所縱舍時有高三畏胡雲鵬等相
與爲大奸狀甚著衆咸指目莫敢觸公以計捕得械
治之有李讓者用註誤故陷重辟累年不能决公一
訊立出焉視事三年境内大治積先後得旌薦且十
數遂以廉能異等擢爲戸部員外郎而是時虞坡楊
公爲太宰素聞公名欲引以爲重遂改吏部驗封歷
考功尋復改文選公於事務以精覈行之亡下揆亡
旁撓會驗封稽勳郎中缺首次當及公公讓乃補稽
勳司郎中當公之轉吏部也時以部委便道省覲報

適至而仲山公亦七十餘老矣意頗不決仲山公慰之曰吾世受國恩未能報報且在子若不以時思所自豎乃作兒女子態耶公不得已遂行至是益念仲山公不置每自嘆曰爲人子終不以官易親謝病歸公既退而名益重再召再不起及仲山公歿服除江陵相秉政人或謂公且起公矣不應數年而江陵相敗中外益推轂公會 上俞部臣請以原官召之公乃出於是公去吏部十年餘矣主爵者以公資深不宜服下僚遂推尚寶司卿尚寶于秩號清貴然事簡無甚規畫公乃上疏言大小臣僚所懇牙牌多遺失

請出入給繳悉籍記之又封誥所用璽不宜非時輙
請以歲三九月一施用奏可著爲令尋詔公持節充
正使冊封益藩王所餽遺金帛甚厚公悉謝不受曰
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公自釋褐爲州守
郎吏及卿尚寶凡二十餘年官不過五品無慍色及
使還以病不任職上疏請免不許乞南職乃轉南京
鴻臚寺卿鴻臚故冷局南中尤甚所居僻宇隤落人
多薄之公怡然曰是吏而隱者也久之復以年七十
上疏乞骸骨言甚切至於是 上從吏部議特進公
官一級以太僕寺卿予致仕命不束裝就道特諭榮

之公旣賦歸處一室焚香端坐間與一二騷人墨客賡吟嘯咏有蕭然物外之意居歲餘而病作亡何遂劇所親往視之舉手相勞言笑如平日初李宜人妊公難産仲山公甚憂之倦而假寐忽夢邵文莊公載一僧俱入舍旣寤遂生公至是疾篤且瞑忽張目曰邵公召我遂卒人以爲夢生之驗云公爲人古貌坦中不設城府與人交恂恂如也其内行尤淳固少喪母躃踊哭泣如成人侍仲山公居于舍躬省視席蓐燥濕所嗜好卽艱得必多方致之爲築來鳳堂葺綠蘿菴奉居其間以順適其意居平念李宜人雖久未

嘗不泫然泣下也事夫宜人其篤至雖老未嘗不和
顏色以進也所配宜人早喪喪遂終身不娶屏居外寢
者餘四十年故爲廉吏又不喜談外事乃其急人也
甚于已諸內外戚及故人子爭請公公覈其實者而
直其枉抑無控者咸得意去葢其友愛豈弟出于天
性如此春秋七十有一所著有五經摘要楚獄記實
界集藏於家

太僕寺少卿金公弼墓表

李賢

公諱弼字輔伯姓金氏世爲江西新淦鉅族曾祖仲卿祖守正臨江儒學訓導學者稱雪崖先生俱贈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伯父幼孜永樂中文淵閣大學士歷洪熙宣德又以己所歷官推恩三世亦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靖父幼孝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母劉氏贈恭人公自幼警敏不凡先生長者咸異之年十六喪父知自力學與兄故兵科給事中貽伯並擅時名以禮經魁鄉薦登宣德癸丑進士第正統改元擢中書舍人秩滿以績

最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進少卿累階中憲大夫初公爲中書舍人尚寶司少卿袁忠徹獨傲公公具言其過遂置于理竟坐罷去兵部建議擇太學生善書者書武臣誥已得請矣復有以歲月久近論之者公上疏以爲若是則不善書者亦得濫預　詔是其言爲太僕丞時北虜爲患公建言選將練兵數事多采行之爲少卿慨然以馬政修舉爲己任屢奉命督理虧耗者自衞使郡守而下悉聽決無不畏法感德有順聖川者水草甘肥永樂中嘗牧馬蕃息天順初屬公往視定築二城用養天閑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

便往來凡百利害悉條陳以聞　詔嘉納之公每歲往理馬政不憚勞勤壬午冬忽得寒疾猶強視事癸未春疾甚還京遂不起實三月十五日也距生永樂癸未閏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一公孝友之行出於天性痛父早世每遇時祭哀戚不已嘗迎母於京邸就養務得懽心拓地築室以居宗族弟姪作詩規戒子孫無不備至京師時買棺助人不能葬者凡十數恤孤濟難恒恐不及可謂君子人矣

太僕寺少卿陳端傳　　　　實錄

陳端交阯人父文俊永樂初率衆來歸英國公張輔承制授廣東韶州判官後入朝留居京改太僕寺主簿卒端以父功乞恩襲其官累陞至少卿加正三品服成化三年四月卒端爲人氣貌端重與人交有禮雖出自遐外然居官無顯過亦可稱云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傳　　　　實錄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字敘之河南陝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戶科都給事中轉吏科弘治五年陞太僕寺少卿丁父憂服闋復除太僕寺至十年六月卒賜祭九功性簡直寡合居言職能先其所重弘治初上疏請正祀典下禮官詳考其他建白多見采納未竟其施而卒人多惜之

太僕寺少卿紀君溫墓志銘　李東陽

紀氏本鳳陽蒙城人國初以從戎籍綏德衛君諱溫宗直其字生而魁岸有風骨老長奇之曰當以文顯比成童補弟子員成化乙酉舉陜西鄉貢卒國子業榆林衛在綏德西地逼邊境人鮮知學問余肅敏公爲巡撫都御史奏設衛學官不時置禮聘爲師君規格嚴整經指授者多底成立而君屢詘禮部親沒老乃以壬寅就銓試授吏部司務尹恭簡公爲尚書特見器許弘治戊申以外艱去辛亥改都察院縉紳士無問識不識皆知有紀司務名癸丑擢戶部雲南司

員外郎甲寅以內艱去丁巳改兵部武庫司還車駕司郎中馬恭肅公爲尚書考上上始被誥命贈厥考如其官母張氏爲宜人壬戌上疏請老特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至是葢有意居京師未即行數月而卒君敦重寡言笑而綜理周密事無巨細咸中條節族黨貧乏嫁娶喪葬有所需者應之恐後嘗謂榆林風土差厚徙居之見其西郭平衍可種藝而去水遠相地形勢傭工力雜丁夫鑿山通道引紅石硤水而歲溉田若干頃人至今德之居官謹畏不避勞勤車駕行邊馬告急尤竭心力其憂悴成疾亦以此云

太僕寺少卿都公穆墓志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徽玉潔蔚爲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爲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咨於囊無田庐圃對二卿蕭然戒行視棄官如屣無毫髮顧藉心爭挽之不得莫不交嘆以爲公眞賢遠於人歸而攻苦食淡寢卧圖籍相與婆娑嬉遊屏車斥騶掃迹公府以著書爲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奇若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

年年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
元翁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續宗
屬守吳得與其凡役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
事伍君疇中之狀殆不獲辭而爲之志曰都氏之先
爲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爲尚書吏部
郎中由丹陽徙蘇居縣南濠里曾大父文信大父彥
和父卯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
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
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都御史
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之應舉公廼出

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巳未第進士甲子拜工部
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除復官工部
分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小
大羸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廨自齎米蔬
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
何敢汚我巳而巡視京城浚渠結擊事咸集丙寅改
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
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夷入貢
使者充館公柔遠有道國體以尊慶殤王妃應冊封
公副崇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贐以腆幣拒弗受便道

躡終南顛華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壷氷聽雨紀談藏於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外類鈔尚易考異金薤琳琅云維公束髮好修奮思古人完德遂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貤有赫風流儀矩與懷後賢雖老于食貧不可謂不遇也

太僕寺少卿史公際墓志銘　李春芳

溧陽之有史氏其來遠矣蓋自漢溧陽侯崇以溧陽爲食邑始大江以南稱舊族者莫先焉玉陽公爲侯四十六世孫名際字恭甫初號燕峰晚更號玉陽人遂稱玉陽公云父知山公舉弘治丙辰進士任南京刑科給事中初配宜興李氏張氏俱蚤卒繼金壇王孺人生公甫四齡又卒繼娶閩莊靖徐公女撫育公如已出公生而穎敏邁人沈潛嗜學博綜羣籍根究理要爲文典雅平實不事詞華嘗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尤多心得卒業南雍大司成魯公鐸雅重之每

試必首六館士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壬辰登進士
授膳部主事改吏部選司又以才望改春坊清紀郎
兼翰林院侍書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鼎盛勵精圖
治雅尚文學之士青宮貴近得改用者稍紛莫不歆
豔而公乃以母思歸疏乞隨侍或曰宦途身去則譸
與奈何行乎公曰吾知親意當順耳烏知其他公行
而忌者果嗾言官詆訐落職人咸為公不平而公則
曰士君子所貴無疚於心耳貧賤何為乃日事大母
王母徐備極孝養然感激主恩不以身退易念乃選
勝建宇恭祝萬壽　肅皇帝聞而嘉之賜額玉潭仙

院云念族屬蕃衍或有失所者廼倣范文正公義田之制置田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爲補給子弟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焉又建青院於留都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邑庠圮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膏勤學者事聞賞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飢公計口賑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墾沙漲田寓周禮多工救荒意也嘗倣交質法積穀數萬石以遺鄉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即償其直撫按官舉社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與濬治之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

寇竊發焚刼慘烈官兵莫能禦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刼之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　肅皇帝愈嘉其忠義進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勿克公率家衆擣其壘以功陞太僕寺少卿致仕啓子繼書錦衣衛指揮僉事大抵公天性忠義雅負匡濟之志而未展布于朝乃稍稍施之鄉國自族黨閭里靡不沾惠海內寒士即未嘗一面識者造而請求亦無不滿望去公之譽閭巷籍籍朝野矣晚年閑習靜頗究心攝生之學以隆慶辛未三月四日卒距生弘治乙卯八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七

太僕寺少卿劉公不息墓碑　于慎行

吾郡以隆慶戊辰舉進士者六人而滋陽劉公嶧陽賈公與予仕長安最久尤相善也後十餘年予請告里居劉公從長安謝罷歸過穀城山間予追之道左揖與語別去又後三年予校士南都返過郡城哭公于第矣二十年中浮沉聚散曾不一瞬悲夫公諱不息字體道兖州滋陽人也父贈給事中麟以諸生早世母王太孺人未三十寡居公年五歲二弟愈少家更中落有田三百畝之力役不自給也太孺人夜績賣織屨一於釜甑屨一於脯脩公年十七補諸生文

詞閎雅試輒居右而數詘於闈至隆慶丁卯乃以春秋舉省試明年遂成進士予與賈公嘗謂公曰君蹩躠濟南道上石㙯磷乎公聽然曰但不磷長安道上石耳蓋賈公與予數詘南宮而公一試輒第故云已予與賈公皆選爲吉士而公令寶坻寶坻者京兆劇邑民力疲極而稅多逋大宰蒲坂楊公以爲公才可任也至則相賦役緩急爲催科法民無負責有豪猾囹吏不敢問輒取而法之羣奸屛迹寶坻大治部使吏譽諸朝已以武清田蔽請調公往寶坻吏民千餘人詣闕奏留當事不能奪也具其狀上詔以令還寶

坻辛未朝正月少師新鄭高公攝部請以故事旌守令尤異者以風四方得公等十餘人召賜白金文綺宴之南宮時職與矜舉郡國上計吏雲集闕下相與指顧羨之令僅二年餘即召拜戶科給事中後以卓異褒者皆不及也明年壬申奉璽綬封周藩報命稍遷禮科左右給　今上即位蒲坂楊公復掌天官以公為吏科都給事中屬遇歲大計內外吏公皆以職事居閒所條上便宜及糾舉官邪皆關大體鉤校名實不避與貴甲戌入闈分校與太倉王公同經號多得士始嘉靖中有詔官胄子裔孫賀粹為博士傳子

至孫承業貧且盲宗人有豪黠者上書爭襲巳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力不能自白公爲奏狀奪而還諸承業人心快之方公爲都諫賈公亦都戶科公擢太僕少卿賈公爲太常少卿兩公姻婭也而戊辰官僉紫近列始于兩公吾郡因稱盛矣後二年丁丑公以內艱歸服除詣闕有人附離政府能爲仕媒使客風公公曰仕止有命即勉事之不過得吾故物而磬折以承時貴乃失故吾因上書稱目病不能待次請賜告歸遂不復出江陵即世其人伏法臺諫上疏言公受抑狀下主爵議旦夕且有詔召而公以不起

聞矣夫疾生乃不可必何論仕止公之言有命信迺
公爲人端凝沉毅儀觀甚修事無難易精核持重不
肎輕發接人盎然和粹一見如故而中有畛域未嘗
妄交其在諫垣所指陳當否咸中肯綮而不欲顯有
所出盎老成有度之士也生嘉靖丙戌十月十八日
卒萬曆乙酉三月四日年六十歲于生日瑕丘盎邸
故封云自漢儒江公以春秋顯子孫皆有儒術近代
遂無著者劉公才猷器識雖未盡其用然所論議錯
施暴於天下稱其經學矣豈公之後將復如江公邪
方權貴隆盛士惟不得其門而龍挺鵠舉以翔寥廓

毅哉公於出處之際也與世之銳於進者異已

太僕寺少卿馮公應鳳墓志　朱賡

余讀史至鄧伯道祭弟孫事而深有感于馮公也以伯道行誼卒無嗣而子止弟子爲世所哀馮公潔廉忠慎自縣令爲御史一按滇南再按江右俱單車往急奉公而後身固亦竟無子而子止弟子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然觀伯道歌思於吳人弟孫揚芬於范琬至今炳炳史策豈以子哉于馮公亦云故爲之志

志曰公姓馮氏諱應鳳別號鳴陽其先世居江夏建炎中刑部尚書世忠從宋南遷嗜越山水佳居城隅長子吏部公徙暨陽花徑代有聞人勝國時裔孫二

現復遷鑑湖東墅凡數傳及瀞齋處士增增三子長曰樟生五子封公左亭居其次封公二子長即公封公故豪舉貲警敏習世故愛公異甚曰此兒類我遂破產教之弱齡出試有司輒冠其偶儕于庠文日益有名而家日以窘於是外貲脡脯以佐養而內愈矜奮于學癸酉舉于浙為第八人庚辰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江繞湖田時出水下其民險而健吏多舞文為奸公至與諸掾約若罪有弗急自悛者吾法在吏胥惴惴莫敢詭骫因進父老于庭問水所患若狀為躬督版重築長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至今稱為公

堤簿書稍暇即詣黌宫課士子業示之正鵠於是登賢書者蹁躚盛矣先是夢神語云馬生二角制科如錯今乃悟爲公姓也葢公剛一邑文運云爲令凡五載酌平不苛造福袪殃若嗜慾民寔利之尸而祝焉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尋丁左亭公憂服闋補江西道御史時總鎮沐國㳟視藩臬其僕奸民田民洶洶且疑不逞以爲𩔖變遍以公行部公素有威望覽變業已氣奪至即諭僣制條擬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請令贖罪巨鎮帖服與情熄之兵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　上命逮治之檻車辟𢾭獄者六年未嘗肯次

章救解未得會公按雲南廉得其狀抗疏言李其智士當緬賊內訌窒莫遮西又叛而翼其勁李其謂此可計間難用直擣乃宜布威德密令把總寇崇德等齎金携其交叛酋果悔禍而反攻緬諜至令把總杜栻等間道會擊於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勘功者劾奏寔不當坐以罪於是竟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不以徼德于李李亦出而不諂以祁奚重公矣洎按江右適無歲公力爲百姓請命兩兌得改折價不騰湧而民賴全活其讞諸郡獄詞必務平反一字不妥下宿吏皆咋舌謝不及

至今刊布爲爰書式稅關肆虐有司又激揚之公明
求以制惟務鎮靜不與荒惡氛稍息蓋公遇事盤錯
要曲善濟類若此事竣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舉劾稽
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者管務爲之一新
故事大計舉吏則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公協理
公精心咨訪所廉察時出人意表辛丑理長蘆鹺務
時同郡何公繼高爲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
民竈相訐已久勢且訌爲清其田之入於民者使貧
竈復常產甦困商今無滯壅巨璫某分理鹽課眈眈
若虎見公輒斂手相戒以故商竈蒙利而安僉曰天

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焚香虔祝閭當代去無不泣下者時公已神疾注意舉劾力疾草疏從事勅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搆爲曰吾爲朝廷綜名寔惜身瘁耶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歘其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公賦性宏達慷慨敢任而尤篤於人倫左亭公意所欲惟力是視以永豐考最封如其官左亭公曰今日養孰與脡脯多公猶欿然迨歿哀毀過禮聽宗鄰恤亾姊孤之靡室家者掩骼胔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夭捐其弟舉於鄉又夭家無遺胤煢煢嫠也公令與

弟未亡人相依矢節于之田以供祭養學宮壞有司若費不足公曰此吾所自顯者捐貲葺之加麗焉其喜施尚義又如此凡四奉簡命其所推薦皆名吏謝者以竿牘至曰此國是也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親戚歡然道舊亦時時緩急人然終不肯紬理法以曲徇也公歿于萬曆甲辰距其生癸卯爲春秋者六十有二歿之日爲十月十一與生朝同殆數也

太僕寺少卿于公鯨墓志　　邢侗

公諱鯨字子長姓于氏系本故東海于公後自六公始徙歷城是爲占籍第一祖又六世而爲封太僕公芳實生公母爲贈太恭人顧公其仲也公生而龎厚奇侅渟泓廓落越在兒樸時已有成人風四歲授章句朗辯如響九歲能文即精意左氏相研以下書靡不洽貫所當舞勺冠諸童子督學河中裴氏大奇之曰此生風韻秀邁古蒲衣項橐何人哉手携入壼中呼沐與沐已飯之乃去而是時開府太倉王公在郡聞而召邸閤試而三覆之曰阿憖尚不及伊謂大君

敬美云遂緣是得雋異聲而于鱗先生會予告則本察公不凡狀命駒千里為文章交邑左史殿卿者簡實甚自負其家請劭人倫鑒數覓快婿難焉一日乃從衢路望見公戟手而驚曰此誰氏子真吾倩矣封太僕公猶謝不敢攫均茵馮而公挺身曰公防令處齊南婿卿安在殿卿咤謂人間許長史何自比于成固升天爭雛然磊砢有之此子真吾倩矣里中交賀兩家羊酒遂成婚姻殿卿乃之正甫先生言速旄我酒我以名士餉公正甫曰是出何學殿卿曰吾倩也我不失一鄒太傅公不失一馬南郡正甫自是引公

大義久次稱上足而殿鄉時過問焉曰吾倩云何正甫正容對其在吾徒則盧子榦之流兩人命酒交相勞也甲子公列鄉試前名戊辰成進士其成進士則正甫先生適以詹長典文衡公實出門下亦奇遘云試政刑部未幾奉內諱歸茹蔬隱割不關塵囂及去幢帨除爲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於職遍閱諸郡國獄倶其長尚書主裁而公有所可否尚書不能易一字尚書間有所難公條牒上竟不能一字易也以故名籍籍輦轂下而值有詔用曹郎備臺臣之公首以監察御史拜河南道焉頃之出按直定眞定于三輔

比石扶風地頗稱饒樂公從濟上駕馬指天而誓之曰此西走邢鄲道也使者不絓一絲往乃絓一絲還人將唾吾背矣至則與吏民要要在黜貪遹而惠元元車轍所向墨夫他羽公子之屬無不竄出境外衆人相與歌于野曰安所得冬之日及吾儕孰謂御史徒霜厲乎其所平反多引繼以斷邢州富人置同姓姬前使深文論適矣公一覽而笑曰於禮有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尚不足司空城旦舂而當適爲立破械而釋之自餘寃必刑往往原情求活以及歲所論報伏質囚視他方獨減用是失大相心 王鏻倖

及瓜而返一樸被如京師御史大夫賢之爲奏上報
可因道久之接順天順天較眞定彌重所謂京兆馮
翊也戚畹徽侯輕俠相通而又官廬兒寄請爲奸
利而公箕踞視之殊不爲意若嘗共相告誡勿犯于
公三尺京輔以寧行縣漁陽爲少保戚大將軍所部
略將軍居嘗恃寵猶視將斧諸少年而公按將軍政
獨嚴將軍至所鼓吹戲戲物伏謁若家人禮公辟倪
之曰若勞苦將軍將軍且休矣部下一時傳語謂濟上
于公能屈大將軍逡巡朝則以資久掌河南道庚辰
用辟監試會試未幾推掌京畿道京畿于制嶽嶽風

格上而八座曹牘悉由契勘而公獨行一意略不通
假蔡丰采凛如也尋用臺例遷太僕寺少卿逾歲奉
旨護大相喪還荆州舟過小孤陽侯震怒舳艫千尾
相銜俱及于敗大相行李亦半沒魚腹中而公所御
餘皇破浪而出卒以無恙人謂有天公素負倜儻懷
是行攬挈山川孤情映發已决策爲挂冠計而偶以
甚口見罣遂趣棹歸歸以九列朝夕朝封太僕公行
衎樂甚已乃撫孫中見曰于氏宗祊在是矣稍長則
課之讀曰于氏其獨無家政乎濟上故七十二泉所
公擅其一淸泚朱華文魚言鳥恣其泳飛鳴夷猶在

所自隨累百舭船絕乎譁釦嘯歌獨賞虛胡卬空眞
覺伯倫非遠文擧之座賓客滿前勝流工執方內方
外壹是平等遇之彈絃跕躧戲馬蹋高之伎雜進無
問眞有芥視六合之度悠悠者不足與道也其最善
爲宗長叅政子冲子冲居里時公與爲要卒以月朔
歷年封豕合族上先人隴于冲比客歿則爲大慟欲
絕行夜立後如將不及其事嫠嫂一無所悞遇季鮁
友愛備至推與美田宅商氏姑二女煢然孤矣則爲
眞館而居之長乃擇對嫁焉封太僕公每向人我仲
當我心不第以封爵貴嗟嗟屬念深矣公不欲以詞

賦名乃若所構撰無不出于觧法者于文自左氏外尤喜龍門太史命字子長雖以表諱則亦惟慕說故其故爰書在刑部三輔者競持爲法比謝事且十年晚得末疾食飲恒須人然而神明未彫一羅封太僕公變日以委頓不逾期卒可謂死孝矣先是　今上元年受勅父母妻如章閭門榮之公生於嘉靖庚子十月十六日歿于萬曆戊戌九月廿六日得壽五十有九

太僕寺丞張君遜業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甫加予一歲也而丞尚寶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亾何有功謫去又十年而予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僕僕行訪余城西邸相咨嗟嗚詫久之而報有功逝矣悲夫有功姓張氏名遜業別號㶏江其先自閩赤岸徙居永嘉五傳而至文忠公孚敬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言禮當　肅皇帝意驟顯所建白施設至于今傳誦之　天子爲更賜名若字公娶蔡夫人繼娶潘夫人有子遜志官中書

舍人而天置貳陳生君是時文忠公甫爲學士也而
上聞之喜爲賚羊酒賀君生四歲蔡夫人授即知啼
哭八歲以恩入太學上舍日誦書數百言以何文忠
公滿二考改太學生爲中書舍人尋侍公疾歸永嘉
文忠公卒而公甫十五有奉當路指齮齕君家門者
君弗爲顧日治喪禮　天子方幸承天聞文忠公訃
而悼之賜太師予謚所以優䘏祭葬加備君奉文忠
公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公璽書數百通白金印
記若而枚　天子歸自楚亦進中書舍人尚寶丞俾
歸候除服娶于吳乃履任滿三載封生母陳爲太安

人持節冊封荊王王始少而後賢之享餼加禮公悉謝㢤受君固饒才其於詩歌擅宏麗又能縱筆爲行草一時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閧即致之爲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莊忌君而外浮慕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語失又君所善錦衣衛經歷沈鍊者上書攻相嵩得罪下獄君豪飽不廢百方爲其卹居間而事稍解當流置上谷君潛丙舍爲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衣食與前是房人薄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爲君者以是得執柄忌而爭構君會考滿當遷爲卿乃用大察錯

秋兩淮都轉運判官將缺　上忽下詔相嚴曰故[illegible]少師子今何官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内愧君因謂其客爲我少留張君吾力能復之瓆闓君笑不顧曰彼豈以我難遷客哉遂擢轉運推鹽利至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君自矢爲操益堅鹺卒坐法不能償且死君至傾橐而代之償所全活以十數嘗部輸而道遇劫問知爲君遂逡巡引去曰是廉吏安得藏貲也御史上其事當遷報聞久之始入爲南京光祿寺署正再上書乞休不許遷判順天府未幾進今官君自去尚寶凡三爲吏職所至砥礪有聲人指相詫曰

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非天性哉而君嘗以課馬之大梁屬久旱爲禱于神立澍又嘗宿凶傳傳不能凶有息巫文於是人則謂君且速大矣而是時相嚴勢愈盛吳給事將來坐論其罪下獄戍君所以慰存有加世蕃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讐也方謀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搢紳先生走哭相唁而太保陸公炳爲具棺少保楊公博爲郵致喪歸其誄贊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無天哉而使張君天而使張文忠之子夭也蓋年三十六云君見若斯弛者而事其母潘夫人陳太安人婆娑齊慄其

御家人斬馬就規矩性好蓄書畫顧其弟中書舍人稍長能別書畫卽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蓄有歸也當分著君故謬爲不解而取務者又先其宗族戚友之急甚于已以故索鮮羨貲至殁而不能庀窀穸嗚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矣君所爲詩有鳴玉集使郢集隴汀集奪於酒不甚究然識者以爲有梁陳開元風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傳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字顯夫應天府溧陽縣人永樂二年進士出知安平泗水二縣事以治行著聞薦陞刑部主事尋陞郎中後以推擢陞南京太僕寺卿年七十三致仕天順三年十月以疾卒

南京大僕寺卿張公謙神道碑　程敏政

南京太僕寺卿張公以弘治六年八月十四日卒于官其子瓊以訃聞事下禮部得旨遣官祭其家命有司營葬悉如令公諱謙字益之世居定州爲大族至姓其地曰東張村五世思敬祖始遷保定淸苑遂爲其邑人高祖福榮曾祖材興祖旺三世皆不仕以積善聞里中考綱始仕上林苑監典簿以公貴贈祖考皆亞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祖妣王氏贈淑人妣王氏贈太淑人公生魁梧不類凡子典簿公愛之俾從塾師聽悟日甚遂爲儒學生能力學弗懈志必亢其

宗舉成化丙戌進士時年廿五戊子授禮科給事中
即偘偘自將封駁之際不以人言爲前却辛卯歲使
民流亾相屬詔糶京儲米數十萬賑之公在中所全
活者甚衆三載受勅階徵仕郎會都御史韓雍總兩
廣軍務與中貴人受惡命公往勘之公咨詢鉤考持
以至公盡得其狀還奏稱旨甲午陞左給事中乙未
陞都給事中值今　上在東宮加冠有白金文幣之
賜公長諫垣遇災及時政闕失每每進說多有裨於
治體其止度僧道幾萬言尤切直六科奏對音吐鳴
喨　憲廟識其人特陞公鴻臚寺少卿一歲中再轉

尚寶司卿凡誥勑符璽牌號及諸禁衛番直莅事之
際敬慎彌至甲辰郊享有金織彩幣之賜三載受誥
進奉政大夫乙巳用吏部薦陞南京太僕寺卿一以
正率下剗除積弊禁革貪汚歲省費甚鉅尋奏馬政
便民四事多見施行丁未上　太皇徽號凡親在者
得賜誥而公母夫人在堂命下乃以壽終又獲祭葬
之典人以爲榮庚戌服闋復任以三載上京過　皇
太子誕生有金織彩幣之賜進階大中大夫資治少
尹許一子入國學選任值加恩南京諸司復被文綺
之賜未幾而疾作得年五十有二公天性醇樸所居

官務未盡職論事可否不苟同雖以此取憎忌不恤事母夫人極意奉養得其懽心與三弟相友睦弟先逝公哭之慟遂以捐館平生樂善好施鄉里有婚喪不能舉者多助之奩賻嘗退朝見寠人甚惻然召至家易其衣屨遣去不問姓氏所存如此

南京太僕寺卿胡公鐸神道碑　龔用卿

支湖胡公諱鐸字時振餘姚人家支湖之東門學者遂以支湖先生稱之公五歲即能口誦父訓自成童至弱冠進學不懈長而博及羣書弘治戊午以易發解乙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日與汝南甘泉小野三公相切磋讀中秘書日益宏肆大學士西涯李公木齋謝公深器重之正德戊辰授刑科給事中隨使陝右奉勅紀驗軍功覈實兵事邊境以肅旋京師與虜遇於山崩城者三月卒解虜圍在諫垣獻納于反爲實不欺逆瑾僞例以餘姚人不得爲京官出爲

河東運副時鹽利不興至者多以罪罷去公厲清操
激頹風宿弊頓除鹽利之入視舊加倍巡鹽御史課
其績以最聞璽敗復給事中去任之日河東商民咸
焚香注水以頌德繪生像祀之及過韓莊陡與流賊
遇人人自危以必死公獨晏然不懼俄而大風拔木
揚沙蔽天咫尺不辨遂與賊相左竟得免于難未至
京道擢福建僉憲分巡建寧奬儒雅雪冤獄取韋齋
環溪精舍故址而新之巡按御史疏其卓異之政廿
條以聞三載考績擢本省提學副使定科條正風俗
不輕于校士亦不濫于選士於諸士子均有恩義或

有蒙無妄之難者必爲直其寃亦不顯言之士心翕
然不變人皆稱之爲胡道學云嘉靖壬午陞湖廣左
叅政湖藩數多盜公計擒渠魁而地方獲寧二年間
毋黄淑人歿公徒跣奔喪哀毀踰制坐卧小樓三年
足跡不入城市官府服除補任河南尋轉湖廣右布
政使十年轉雲南左布政使所至皆有聲閒十二年
陞順天府尹以　皇太子推恩得封贈三代及其祖
父子卦蔭國子生十三年甲午鄉試爲提調官以進
御試題違誤改南京太僕寺卿督理馬政公署在滁
陽地僻事簡公優游職業閉門著述有支湖集二十

卷及典學說約異學辨天文地理律呂醫卜諸書各有辯正十五年七月十日以寢疾卒訃聞　天子哀之遣官諭祭賜葬於本都南山之麓

南京太僕寺卿田公濡墓表

于慎行

南暁田公者諱濡字少生東郡聊城人也其先蓋齊之諸田高祖子實當洪武初籍郡之東北傳三世得司訓公壽累贈太僕寺卿更曰贈公贈公先娶於呂生四子再娶於朱生二子其次即公贈公以經學傳世子澤為永平博士濟為河東轉運判官而公最少有過人才贈公奇之撫而泣曰必貴吾不見也贈公既沒而公摶㩊舉書文辭日著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己丑第進士授行人　皇帝分祀四郊遣告東藩諸王又𫉬徽王於鈞諸藩以故事贈遺皆謝不受王

辰報命闕下擢工科給事中於是公稱曰今世惟臺諫可以行志幸得列在赤墀與論議敢容容無以報國故其居諫垣最號敢言無顧避受命監修都城有中官督工虐索軍士至斃公劾其罪狀中官反中公下吏已而 上悟乃釋之甲午遷禮科右給事中監視九廟工程時武定侯勛吏部尚書鋐督工數以事相左此兩人並 上所寵貴而勛勢尤盛公疏其罪以閉言路撤網作威福而鋐忿爭傷國體請並罷之 上下詔譙讓二臣令協和康工毋得有負委任而飭巡視科道用心糾察以稱任使一時權貴凜凜工成

進監視者秩公上疏力辭賚金幣勞焉進刑科都給
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 上欲中以大法而
念 昭聖在上難于自內出欲得臺諫一疏乃决省
臣知 上意者趣公具劾公於衆中大言曰張氏之
罪天下以爲可殺 太后在上天下以爲未可殺吾
懼不能回 上意以安 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
者乃不敢言公在省六年上言得失書數十上皆切中
事理不爲依阿都官寮決公主議平反可六十人丁
酉擢南京太僕寺少卿明年明堂禮成加贈考妣如
秩癸卯晉本寺卿馬政之敝也南畿苦賦北畿苦養

公請以額馬賦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之北寺卿
有軍興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有所蘇息　上嘉
其議行之後二十餘年山東河南相踵以請迄今數
省民不困而冏寺有餘藏常弛以給邊其議蓋自公
發之方是時公以名諫列九卿位且益進年未服官
政一旦以小疾乞罷賜告歸里無何疾愈部使薦至
十餘疏終不求出年七十餘薨者乃止然其居田不
忘朝廷每正旦大節必焚香北向拜祝聞一善政下
即色喜即聞邊報災異輒終日蹙容隆慶戊辰冊立
東宮進爵一階公為人眉宇疎秀丰神儁朗莊慎好

慕進止步趨皆有尺寸家居垂三十年閉門却掃杜絕交游郡邑長吏不通請謁其清介絕俗視世之混濁若將浼焉然練議世故擘畫事理不爲恢迂是非確固無所回撓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攙之扶立其旁猶噭然泣下其事五兄二姊敬禮如一子孫宗族恂恂雅飭與人無競性好整格尤修家政內外肅然不聞人聲宮室垣屋極爲嚴潔而無雕鏤文綉之飾讀書自少至老未嘗釋卷於兵農醫卜百家之言無不掎蹠論理瞻給口

如聽河而中有指趣無开漫評常誨人曰世之君子聰明才辯者不少所貴聞道耳其梗槩如此垂老自行葬地種栢起祠望之而歌其於死生之際猶夜旦也予生曰往讀劉劭人物志品十有二流清節家第一常厤殊見其人今觀南畹先生不求仕進不希名聖修身砥行沒世而不改其節此何人哉至乃誦習百家核議世故文而不績觚而不堅又所謂經世理物之才而不究其用世多惜之然其所樹立亦足暴於天下而永有聞矣

南京太僕寺卿周公復俊墓志　于慎行

于子曰今世揄士人操行率取畸幽爲名高舉羣遡之至履方尚實之士詘而不稱其談執文以激戭幼眇盛相夸詡而沈深容裔本原六籍者亦弗貴乜舍軌迹而馮虛偭規矩而錯巧謂世道何顧安得先民之典刑而風之頌誠張文學所狀周太僕公則俛仰而嘆曰嗟夫士之操行與執文藻不在是耶世胡莫之述也蓋公沒而家中落至孫女歸倪賁乃克營其墓石故予得悉公之文行而爲之志曰公諱復俊字子顏僑於木人涇之旁嘗自號木涇子自宋南渡

以來世居崑山之塗松里里有鼎姓三亦謂之三家
市周其一也國初有諱勝十者于公爲六代祖傳昌
祖道祥曾祖毅並隱不仕祖元學以德誼稱考諱在
舉鄉進士授𧰼利州知州辭疾不就皆以公貴贈通
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妣皆夫人初𧰼利公兄弟六
人而巳最少出而室於吳諸兄析產斥不與分曰當
受諸吳吳亦不與分也曰嘗受諸周𧰼利公皆讓不
言而食貧治經會曰丈夫墮地顧自樹何如耳安問
周與吳爲巳而名果成偕計長安從日者卜曰君
法故不當貴有子乃貴耳而吳太夫人夢龍翔于庭

是夕公生相與異之公生而器度純雅風儀韶令弱
冠從諸生遊試輒爲冐與方伯顧公夢圭太史王公
同祖齊名號爲崑山三儁嘉靖乙酉南直省試中式
舉壬辰會試第七明年授工部主事奉命采青濵南
尋進員外郎庀材潞渚閘四門于苑賈人輸木各從
其方魚貫而入無所留難歡聲大譟再進郎中綜事
鳩工具有規程司空倚重焉東宮出閣詔選郎官侍
從公名在牘或賂而更公不慍也以望擢四川按察
司副使提督學校申飭功令獨持風紀賞罰私請亦
皆不行以刻核見中太夫人春秋高矣謝病歸侍五

年不出內艱服除以故官改補雲南備兵鹿滄猓夷叛西洱海中遮略三郡吏不能制公與隣道謀畫誘致別種取猓自效西洱遂平撫臺上公功最相臣子用事銜其無賄也賞格不行稍遷本省左參政尋陞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仍轉為雲南左布政使考核吏治無所阿邑有所牧體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遷即開府公三年奏績受敘書矣而以入覲聞命遷南京太僕寺卿例改別使入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北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某繼至別宿民舍心固不快故以好謁公語次為言孤遠之臣中

朝無援浮沉滇蜀數年僅從量擢又困是役御史宵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辨亟上疏乞休詔與致仕　穆廟登極乃進今階士論惜焉狀稱公爲人儀觀簡重言笑有常在官三十年貞介嚴明終始一節監司所積贖鍰衆付諸守藏未嘗私取滇南實貨出納一無所染有土酋嗣官者旁支殷富以賄奪適公獨以法正之適感公恩因里人博士某以金瓶異寶爲壽直可萬緡公正色御之亦不語人博士歸里爲人誦說乃知其事今舉世浮慕清修至評揚太尉卻金皆謂固然無足異者特綜其實不爾

如公趣操亦大難矣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
嚴時有不悅即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
險道輙步行夾轂扶掖而進即得平地乃敢登車少
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誡之自比終身止飲曰
吾法陶士行兄伯伉直使酒公能曲順之及與分產
以腴田讓兄自取其瘠瘠田大稔復分其入至其敦
睦群從奉事寡姊恩禮篤至為人所稱尤不可勝紀
云里居杜門掃軌不修請謁凝塵晏然一如寒素故
蜀中諸生有宦于吳者屢復及門方出一見亦不使
里人知也其學淵源經藝而稱說程朱之言于子史

羣籍多所涉獵尤嗜左馬屈宋諸家獨不喜佛書嘗著論闢之少時與從兄子言以聲詩相和及至滇中交楊用脩太史雅相矜許太史校公集序之公始以使至滇愛其山水圖之以歸後爲監司出入滇蜀閒幾若干歲故所遊履歌吟於西南爲多所著有元史闕遺玉峰詩纂東吳名賢記及涇林詩集若干卷行于世別有詩十卷及涇林雜記涇林類記四書解各若干卷藏於家嗟嗟以公所操持韞蓄而槩其文與行可謂先民之典刑非耶矣即多莊士材人如公品第宜亦無幾而後進恭名少所稱說豈其耳目所涉

遠而不及聞耶抑風會之流者有所趣入而不返也故亟表而傳之以爲世模楷淳風幾可復焉

南京太僕寺卿黄公正色墓志　萬士和

公諱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其先世爲江右人本姓廖元季有廣寧者仕爲江陰學諭因亂遂家江陰再訛廖爲黄故姓黄廣寧三傳而至公之祖曰萱始徙斗山萱生坤號東樓配周氏是爲公考妣公幼喪母穎異不羣厥祖奇之豫占其必以讀書起家既而習博士業能作驚人語爲邑庠生嘉靖戊子督學者取冠多士中鄉試明年上春官第尹仁和未滿歲丁繼母薛氏憂援丁東櫬公憂起服除補香山復改南海公三爲令尹而其政若一大槩以誠信不欺爲大本以

康靖便民爲急務仁和者會省劇邑也訟者盈庭公立判數語决之遣去其遇盤錯則停筆沈思悉中肯綮百姓以爲神明香山南海人稱之亦復如是其去香山而即南海也香山人曰吾父母也何以奪之南海人曰此香山神明令也何幸得之蓋公之所存信及豚魚上下皆孚而公之所至若陽春著物無不照拂其能感動人心無怪也初公之遷香山也實座主霍文敏公薦之至令南海霍公家在焉諸霍氏喜以爲公必庇已及公爲政正直無私霍氏有違禁者一繩之以法無少縱會諸霍氏怒以爲文敏厭已共貽

費文敏冀激其怒文敏顧以公爲賢亟致書曰今宜如是於是公得以督察霍氏諸霍氏知自戢卒底於善公喜曰吾可以報公矣邑有權貴人過家者勢張甚人爭下之公獨捕其奴寘于理南海之民相戒曰累主如霍家貴人如某氏黃侯皆不貸吾其敢犯於有司乎在南海二年教化大行咸歌誦之巡按戴公素不善公及復命乃首薦焉銓部掄選風憲擢公爲南臺御史首論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二人者方有盛寵時所避忌而公言人之難言士論翕然稱服公巡上江值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承天職當護

送而候崔元臣璔鮑忠禮書湜仁和奉朝命輔行公
廉諸貴在道怙寵黷貨不勝憤激抗疏劾之且曰臣
耳目所睹記者若干其所不知可知也其平時伎求
又可知也疏入 世宗皇帝震怒將窮治其事諸貴
人窘向 上祈哀反誣公于梓宮所乘馬擲傷遂逮
詔獄將擠之死霍文敏公力救竟得廷杖謫戍遼東
瀋陽衛公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
忠義所發往往見于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
東士子樂從之游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邊歲久可暫
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有三十年

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戎伍以原官推
大理丞進少卿楊冢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
職公固乞閑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
情辭懇切　上允其請歸家遂僑寓城南環堵蕭然
觴咏自適遇往士夫求見者一切謝避時公叔子學
海已舉進士官郎署而其家淡泊自如余弱冠從唐
荊川先生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故久慕其爲
人及公還朝而余官禮部始得識面觀其容貌聽其
議論非今人也大冀得徼所願惜乎不久即別而今
則欲見公無由矣故志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辛酉

卒萬曆丙子年七十有六卒之日鄉人識與不識皆悲哀及入鄉賢鄉人皆曰宜其文疏詩賦有稿藏于家學禮等以其訃告於朝賜祭葬如例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傳　　實錄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字貞伯直隸長洲縣人舉鄉試成化元年授官中書舍人十四年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升郎中弘治元年轉南京尚寶司卿四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六年七月卒年六十三賜祭如例應楨性峭介與衆寡合好面折人過善楷書爲中書舍人時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辭不應且上疏曰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於是忤旨廷杖之因泥煅直人以是稱之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應楨墓碑　　吳寬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爲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闠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璚文太僕林華爭走弔哭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僉憲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禮部以聞於是 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慎直行方之語所以褒奬乎公者甚至少卿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賻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爲議喪禮且求葬地得於吳縣九龍塢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巳爲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寬宜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

備考功績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寬一見訣別及是
懇恨執筆輒止益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纂
吾友之爲人耶公李氏諱甡 一諱維熊字應禎以字
行號貞宇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
世醫家曾祖仲純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
南京考諱敞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賀氏繼
母陳氏俱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弟應禎
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儒雅尤尚氣節景泰癸酉登
鄉舉舉進士不偶遂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于祭
酒欲致爲塾師公拒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

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為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諫直文華殿者故拔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 上仁明特晉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月以公事詣闕下遂請休致即日疏上不許已再具疏竟歸素少容至是性益卞急僻以為病徵果不起年六十三子紹饒五

歲文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璣自公入官數有建
白爲中書時嘗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
給事中御史後非制體宜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
是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爲亂欲逐散之公言民
既墾田築室爲定居計逐之愈益亂耳不若因而撫
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像
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
齋因以爲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武節國初葬于
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跡以傳其氣貌嚴峻若
不可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

長恤其妻子于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
養其孤好客不傒家坐以空乏故卒之日橐無餘貲
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淸古文詞簡雅有法爲
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
鄕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
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
葬於是以從公之志云

南京太僕寺少卿白公思明墓表　王瓊

太僕少卿白公諱思明字睿之年二十一即以明尚書占天順壬午鄉魁成化丙戌登進士第食俸工部奉檄爲秦王妃營葬事王因餽以衣服及飲食物輒辭不受王愛其賢命工繪長安十景圖親爲詩文以稱異之戊子除嘉定知縣嘉定編戶七百餘里素號難治賦稅歲供京師數萬石漕舟以問右輸送里書黃緣作奸致富者幸免貧者應役輸納帶及稱貸於人歸則倍息以償民患滋甚公定納戶必考驗丁業以盈縮多寡爲準稱貸倍息之患遂止旱澇率僚屬

禱祈雨晴輒應邑地卑濕公于儒學建尊經閣五楹貯書籍濱海地多產蟛蜞狀如小蟹橫行嚙塍間動億萬計為苗害不減蝗災公為文躬祭海神害隨息海嚙歲久傾壞颶風大作水涌出沒漂人畜禾稼蕩無孑遺公築堤接上海崑山二縣之界南北萬二千丈崇廣視舊倍之自是風濤衝激不能為害城居某甲素操羅織起滅之術為人作訟牒易黑白枉曲直以肆毒良善破家蕩產不可枚舉甚有弗幸殞生者然黠慧險譎能伺官府動輒持其短長以是人人恚恨而莫敢如何有發其事於公者公嘆曰巨蠹不除

嘉禾必傷遂擒獲款服斃于獄甲午陞吏部文選司
主事壬寅陞本司員外郎乙巳陞考功司郎中丁未
調文選司郎中公自念居銓衡要地凡十四年思欲
退避會太僕少卿缺公應薦出明年戊申改元弘治
吏部尚書王公恕薦巡撫延綏　上命公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奉璽書往先是大理寺丞缺執政欲私
所厚王公薦戶科都給事中陳壽執政嗾言者論壽
不諳刑名且戶科陞大理寺非故事王公因上章辯
論不聽竟改壽官至是延綏巡撫缺執政復欲私某
官王公執益堅公在吏部時執政有所託皆弗從見

公應延綏之薦兩憾之遂嗾言者論公不協人望出知兗州府王公三上章辯論欲復公官且自乞退休公亦辭職雖竟不從而朝野傳播皆稱王公果爲正人能抑奔競及稱公在吏部不附阿權勢市恩賣法以自樹立於是見之旣至兗州革吏弊恤民隱一郡大治丁外艱服闋改知廣平府甲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時姦黨悉去公道復明朝議薦公爲太常寺卿又薦爲應天府尹又薦爲太僕寺卿雖未即用而輿論翕然皆歸于公大用有日矣丁巳丁內艱買田園爲休老之計旣免喪不起相厚者強公行至京忽感

疾大作遂卒時弘治庚申正月十日也距其生正統壬戌九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九　上聞訃遣官諭祭于其家嗟乎公雖未獲大用而循義守正挺然爲君子人不愧於鄉里不愧于子孫不愧于後世所得爲孰多哉是公見惡于一二人而稱譽于千百人絀於一時而伸于天下後世國世道之幸士風之幸而公之身亦未爲不幸也夫

南京太僕寺少卿王先生韋傳

顧璘

先生姓王氏名韋字欽佩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陵遂為南京人父徽強直有大節成化間為給事中劾大權貴忤旨謫普安州判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部起為陝西參議不能媚事巡按御史遂乞致仕先生負異稟蚤開家訓德器夙成不為不義不交非人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莆田林公俊海陵儲公巏並引為忘年友又與陳沂顧璘友善切靡為古文辭獨愛唐風意與蕭遠士林往往傳其警語舉進士選充庶吉士以才第當授翰苑顧參議公年高請南便

養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南曹雖務簡考課百司功行及五年考察之典力持公論不少假借並見嚴憚從弟由國學生試政欲言文選求閑曹乃正色曰安有身在銓司爲兄弟擇便利乎南曹且然使居北當何如矣竟不言後居憂服滿改除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所攝有快船主薦方物領以中貴故擢卒之長率被誅索破蕩無所排揉先生厚其資給損其班列嚴其節制害遂減半陞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政與國學根繫舊格以諸生士流一切姑息其一二事日尤傷禮教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情遷何所

不至敺民以刑馭士以禮禮有不恊於士何憩于是
釐正條布雖羣議喧鬨終不少動擢河南按察副使
督學政繩以禮法綏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人
老不克就養遂乞致仕徵隨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卒
於家先生洮毅有略論天下事首尾緩急如指掌上
稽古量今不失尺寸嘗言治亂有本今不異於古得
失有命人不能要諸天凡百祟指必準理法不以禍
福為忻戚不以毀譽為張弛故賢者愛而不肖者惡
性純孝其奉參議公體恭氣和養幽隱備故參議公
猜不知乏老不刲艮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就賛未

嘗有大聲劇動其喪之也適病在床哭必慟絕水漿不御者數日遂毀損至稱以浸四方聞而哀之子逢元亦有時名先生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宦故逢元精究文執不能應科目

領璘氏曰吾登都城望鍾仰諸山鬱鬱葱葱與雲霧以流澤采何其雄哉是宜生人之多賢也若王氏父子文行卓卓燦然麟鳳遊諸郊藪豈徒然乎乃卒不獲大施海內殊可怪咤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洩尾閭不息又慊然憾矣如近時李按察熙景中允暘皆器中瑚璉而卒早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又皆有文

不第以疚抑又何說哉閲諸人言如使都城左右有大澤如吳洞庭揚五湖庶幾鍾水豐物而氣不散越儦亦有輔相之室乎或曰天地之英萃難鍾而易散此又物理消息無庸置喙其間也

南京太僕寺少卿劉公穆墓表　胡直

公上世出永新劉楚公沆五世從茶陵石陂又幾世徙中谿後割隸酃縣遂稱爲酃縣人傳至諱崇者以禮經領貢授縣令不赴則公曾祖也崇生灝灝生一峯翁泰一峯翁以貢丞嘉善服除補合淝取孟氏毋有淑行先是一峯翁夢鹿鳴于堂已而公生警敏殊羣兒稍長習春秋尋改詩易邑令試之屬對令識婿公對亦諷令令大驚改容謝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癸卯舉鄉書時衡守德清蔡公有文名獨併公而公名益著丙辰第進士當此

時四方赴公車者類多名士公既喜交遊而四方士亦多傾服公于是始折節叩聖賢之學從太僕何公游退而究異同于友人羅惟德鄒敬甫耿在倫偕予三四子而識者已覘公幹濟才乃除公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事于部中時大司馬始未相知已而熟公行事乃獨才公公嘗爲儆料奉檄行江西湖廣間抵吉州謁羅文恭公北面而稟學焉曰志也又之安成謁鄒文莊公參訂學旨共發演發　水心日道在是矣往復書簡具見文恭集中

公官留都幾四禩最莫逆連江吳公暇則偕之燕機

牛首間吟嘯若遺世然秩滿蒙恩貤封父母如其官
尋擢廣東僉事備兵南韶時南韶獞賊負固恣睢民
習若之公按部咨禍胎過在鹽禁而猾商遂鼓煽爲
亂公不謀衆乃單騎突入賊穴諭以吏禁之過今皆
貸不兵許自新各獞賊始愕貽繳相感泣羅拜聽公
約束不復亂山寇馬五陳倫盧本清等剽掠爲患衆
煩虞之公悉以計擒不戮而服迄無蹀血兩廣總督
南贛軍門兩吳公偕繡衣使者咸偉公代疏請朝就
陟南韶兵備副使仍理道務公感奮同諸寮幸爽獨
黠賊官祖政者賀亦變絕爲李寇雄長不殄戢之是

翊於諸寇爲暴者也乃陽爲不問狀以懈其防密令祖政妻舅何某者圖之故泄其事於祖政馬夫戶於是二賊生猜互相格殺部落死者幾六百人公曰事可舉矣乃上書督府題請大征分兵六哨夾進督翁源哨追殺祖政于黃峒俘獲被虜男婦幾千數餘黨撫化不爲窮治羣黎讙呼震地至今翁源與黃峒各肖公像樹祠祀焉又以英德逼各賊巢相地增築外城嶺爲巨障韶郡故有明經書院公爲葺修羣諸生督之課延宿學者一二導以正學朝夕樂育雖兵旅劻勷中意藹如也公體如癯以是積勞感疾遂愸然

有歸志聞之兩臺兩臺與士民固留不可得乃爲代
請得旨暫還調理疾痊舉用尋以前功蒙欽賚者凡
二公既歸勅家事多闕白棲跡祝融天臺間復搆精
舍于鴈峰之麓鑿石爲洞嘗嘿坐其中中丞次泉趙
公問俗湖南造訪題曰龍鴈書屋公因稱龍鴈山樵
嘗偕友人遊太和山從止一僮過意會處輒徘徊咏
歌以寄獨往之意相繼撫楚者疏薦靡不首公隆慶
辛未省臺大臣以下應詔咸交口推公於是起補廣
西副使分巡桂林道公聞報愀然曰吾病骨豈堪驅
策擬乞罷而當事者力止之公不得已戒行會予亦

起畝訟從楚臬擢廣西藩參益與公同年同門又同治一道喜不自勝時古田甫平尤艱善後撫臺殷公獨信仗公凡一經公畫者輒抵掌稱善亟行恐後予亦感公相得咸不忍叛其民也相與撫粵獠俗諭以開其迷謬正其潰亂徙民至今誦焉西粵靖江王府故貪殘自失勢不能制諸宗室諸宗室中多驁悍好圖奪齊民挾持有司甚則趣入縣廨鎖吏莫敢訶又嘗手劍逐方面官走署邸以是益得氣不可禁何予至會一宗室殯二屍當分司孔道予入司念紆徑非體而以謀諸公公乃創殯室郭外遣兵卒移其殯殯

馬已而公與寻出則宗室子婦咸舉號且譁且詈將寻已追攝其烟戚擯置者施之桁楊而舉號者覬之始戢退不敢復譁自是凡宗室暴民者各司輒罪因戚而西粤強宗掃迹矣兩臺聞之喜曰三君治强宗勝治獞矣時府江分憲員缺公兼署其事公以府江爲兩廣襟喉而各獞憑險出沒戕殺官吏刼掠民商有年矣若不請兵大加剿戮則兩廣梗塞禍亂無已寧衙古田哉議上三院是之合疏題請大征會東廣缺海道副使吏部難其代遂就近以公調補職與夷市凡南夷賈舶挾天下之珍奇萃焉前者雖名人猶

有黠公立法既簡又請同藩司官共閱而夷人莫不忻其便服其公焉　天子篤念疆臣加恩贈一峰翁如其官母爲太恭人尋陞公參政仍兼寬秩理海務公益殫心刻期清海氛巨寇林道乾朱良寶俱據島嶼跳梁勢益熾而殷公時爲督府公則時時爲殷公畫策以是朱良寶就擒而林道乾遯海外餘黨解散他如增戰艦剏縣治設參將諸所條畫殷公悉采納題請施行且寓書政府屬公爲巳代又以廣西府江征剿捷聞而撫臣郭公疏曰原任分巡桂林副使劉某倡議請兵鋭情討賊凡諸機宜悉有成畫尤宜優

敘為用事者勸於是吏部采兩省功最陟公為南京太僕寺少卿益暫假優閒託寄重大之意公至任得見峰王公明宇韓公為寮無不相契許公暇則追先哲歐陽公王陽明先生舊遊而公方新脫戎馬遨神散局足稱吏隱乃不謂公拜表入南都宿疾復發醫藥罔效竟考終太僕行臺之邸蓋萬曆乙亥之十月某日也得年五十有七當疾革時公自知不起索筆書貽時舉等唯孝友語略不及家南都知厚為買棺視殮靡不周備亾何復以廣東功錄恩陞一級而公已不逮矣嗟乎豈不痛哉公孝友出于天性敎育異

毋弟不後其子與人交不設畛域開口若出肺肝有急輙爲出力罔恤其他而友誼之篤遠聞天下居鄉恂恂喜利濟睦宗敦故無間賢愚又多獎借後進口不臧否人以故人樂爲親食其德者不尠爲諸生時受里人侮至入仕未嘗口之即加侮者服其量談學必先事功益亦曰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生平貌不勝衣至其憂國奉公有萬夫莫奪之勇天下名賢屬望以爲總文武憲萬邦者屈指必公孰謂公遽已矣則謂天之不弔非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 終